

综合文史资料

ZHENGZHOU WENSHI ZILIAO

# 郑州文史资料

第二十五辑

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郑州文史资料

第二十五辑

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编辑：汤 燕  
孙春杰  
赵 伟

## 郑州文史资料（二十五）

---

编辑：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河南日兴印务有限公司

印数：1500册

出版日期：2004年12月

豫内资郑新出通字[2004]82号

---

# 目 录

|                      |             |
|----------------------|-------------|
| 无悔高原 .....           | 李爱华(1)      |
| 难忘岁月 .....           | 吴爱芬(23)     |
| 找寻忘却了的世界 .....       | 蔡建生(28)     |
| 知青往日情怀 .....         | 任进书(33)     |
| 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安置就业 ..... | 孙玉谦 王玉华(38) |
| 南曹五七农场三连奋斗记实 .....   | 范太平(44)     |
| 我们成长的地方 .....        | 余党英(56)     |
| 青春——我们这样走过 .....     | 曹 晨(65)     |
| 十七岁的生日 .....         | 荆 莉(69)     |
| 投身边疆建设 .....         | 颜士林(72)     |
| <br>                 |             |
| 东风渠的由来、利用及其它 .....   | 王均智(81)     |
| 为郑州街道命名 .....        | 王均智(87)     |
| 为郑州找煤 .....          | 王帅堂(92)     |
| 我与密银花 .....          | 龙天夫(95)     |
| 话说凤凰台 .....          | 宋克敏(99)     |
| 郑州贡院与贡院街 .....       | 谷 风(101)    |
| 郑州邮政百年概略 .....       | 王国喜(103)    |

|                |          |
|----------------|----------|
| 郑州环卫百年史话 ..... | 海小猛(111) |
| 环卫清扫 .....     | (114)    |
| 环卫设施 .....     | (191)    |
| 环卫管理 .....     | (206)    |
| 环卫科研 .....     | (217)    |
| 环卫工人 .....     | (229)    |

# 无悔高原

李爱华

这里回忆的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在这瞬间里是一段几近被人遗忘的岁月，在这难忘的岁月里，上个世纪60年代河南省郑州市赴西藏参加生产建设的200多名支边青年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青春的年华在西藏高原上放射出绚丽的光芒。

## 进 藏

还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吗？那时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暴风雨的前夜，但那也是个热血澎湃的年代。“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仅仅是各级党组织对青年人的号召，祖国的边疆也是青年人向往的地方！

1966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屯垦戍边、寓兵于民”的战略思想，为巩固西南边防，加快西藏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充实边疆的干部队伍，决定在北京、山东、河南等地，从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一批政治条件好，身体健康的青年学生到西藏军区生产部参加边疆建设。60年代，青年们向往军营生活，如果能当一名军人那是无上光荣的事情。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是能穿上绿军装，做一名解放军战士。“西藏军区来郑州选人了！”这消息一夜间传遍了郑州市的各所中学，无数个单纯



文艺宣传队

而热情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了，尽管大家并不了解西藏，但是对神秘高原的向往，能做一名军人的向往点燃了青年学生们的心头之火。尤其是听了西藏军区派来选人的同志在大会上的动员之后，郑州市的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几乎都踊跃报了名。郑大附中的一位女学生，为了表示自己立志献身西藏高原建设的决心，咬破手指，以血为墨写下决心书，她的举动，一时间在郑州市中学生中传为佳话。

经过政审、体检等多项筛选，郑州市30多所中学共筛选出233名政治合格、身体健康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及一小部分往届毕业生，被批准到西藏军区生产部参加生产建设。我也加入了这支郑州赴西藏支青的行列。那年我初中刚毕业，15岁。

1966年11月3日，郑州火车站候车室的墙上贴满了红卫兵串连时张贴的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初冬的寒风中，二百多名郑州支青身

着草绿色的军装,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当火车徐徐开出车站,郑州淹没在初冬的暮霭中,我们人生新的一页从此拉开了帷幕。

在青海西宁总后兵站部西宁大站做了短暂停留整顿之后,11月上旬,二百多名郑州支边青年分乘西藏军区给西藏部队送大米的二十多辆敞蓬大卡车,沿青藏线进藏。

西宁至拉萨那时没有铁路,蜿蜒在雪山之间的青藏公路将内地与雪域高原连在一起,这条公路全程约1800公里,途经青海湖,穿过著名的昆仑山、唐古拉山,行程约十天时间。青藏公路地势平缓,路面较宽阔,但这里海拔高,平均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中氧气稀薄,气候寒冷。我们穿着棉衣棉裤,裹着棉大衣挤坐在装着大米的麻袋上,每一张年轻的脸上都露着好奇。

车过青海湖,一望无际的草地连着碧波荡漾的青海湖,被眼前的美景陶醉着,支青们雀跃欢呼起来。从敞蓬卡车向外望去,青海湖烟波浩渺,淡兰色的天,湛兰的水,水天成一色,像一颗兰色的珍珠镶嵌在绿茵茵的草原上。久居黄河之滨的青年们谁也没见过如此美妙的景色,当见到湖面上栖落腾飞、掠水而过成群的水鸟,每辆车内都发出阵阵惊叹声。

汽车缓慢地爬行,海拔越来越高了,沿途人烟越来越稀少,有时汽车行进一天难见一个人;土地越来越荒漠,映入眼帘的是雪山、沙漠和干涸的草地,连牛羊也见不到,只有通讯用的电线杆一根接着一根的从眼前掠过。汽车在雪山之间的沙漠地上蜗牛般地行走,海拔不断地增高,呼吸更加困难了,氧气的稀薄加速了心脏的跳动,地势越走越险峻,支青们的歌声笑声逐渐少了,连见到追逐车队一同奔跑的野马、藏羚羊也引不起支青的兴趣了,剧烈的高山反应使每一个支青头疼欲裂。

五道梁兵站是唐古拉山脚下青藏公路上一个海拔最高的兵站,支青们在这里高原反应已经很强烈了,脑袋发胀,嘴唇发紫,走路像踩在棉花上,加上气温已近零下二十度了,呼吸十分困难,走上三、



五米的路都要大口的喘气。等到汽车行走至青藏线最高处唐古拉山山口时，支青们都趴在了装大米的麻袋上，谁也不愿意动弹一下。

常年在青藏线上开车的解放军战士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唐古拉，唐古拉，伸手把天抓”，形容唐古拉山地势的高度。大概是为了让我们欣赏唐古拉山的风采，车队特意在山口处停了下来。开车的解放军同志招呼支青们下车走走。我记得我仅走了十几步，就支撑不住了，气喘得厉害，腿似千斤重，每挪一步，心脏好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

站在标有“唐古拉山海拔5335米”的里程碑前，我感到唐古拉山并不陡峭，只是海拔高。群山银装素裹、逶迤连绵，车队像是徜徉在雪的海洋之中。这时虽是初冬，但唐古拉山上的风能钻进骨头缝里，冷得出奇。山坡上有着许多褐色的石子，在刺目的阳光下，闪着冷峻的光泽。山上没有一棵树，让我惊诧不已的是，一种说不上名字的紫色小花匍伏在碎石窝里，在这极度缺氧的山口上，在这终年寒风凛冽的冰冷世界，她伸着细细的枝茎，开着精巧的小花，是那么娇弱，又是那么顽强。小花长在半坡上，距离我只有20多米远，我很想去采一朵小花做个纪念，但严重的缺氧使我望而却步。像是某种启迪和寄托，唐古拉山上的小花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经过十几天艰苦跋涉，战胜了严寒、缺氧，二百多名郑州支青于11月底安全抵拉萨。稍事整顿后，我们便被分到西藏军区生产部下属相距三百多公里远的两个农场，其中分到山南农场的有132人，分到雪巴农场的101人。我被分配到了山南农场，担任了管理12个人的班长。

## 劳 动

西藏军区除了司、政、后三大机关之外，又增加一个生产部，类似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这在全国各大军区中是绝无

仅有的。这缘于西藏的特殊背景。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后,由于西藏距祖国内地路途遥远,交通又十分不方便,那时还没有铁路,进出西藏的物质全靠牦牛驮运。部队的后勤供给十分困难,吃粮吃菜成了大事,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经中央军委批准,西藏军区增设生产部,由部队现役军人和转业官兵、地方干部、藏族工人组成,在西藏担负着开垦荒地、种粮、种菜的任务。生产部下属有十几个农场和毛纺织厂、农机厂等单位,除了西藏的那曲、阿里等高寒地区之外,这支特殊的部队遍布西藏各地,为我军进藏之后粮食、蔬菜、饲料的供给,部队的稳定和边防的巩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北京、山东、河南的支边青年进藏后,全部分配到生产部下属的各个农场参加生产建设。支青们属西藏军区编制,配发军装,但不配带领章帽徽,不享受现役军人待遇,外边的人看我们打扮,称我们为“支边青年”,我们自己则戏称自己是“土八路”。

山南农场在山南地区的扎朗县境内,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西藏的粮仓。农场分布在海拔3700多米的高原上,可耕面积很多,但被开垦的只是一少部分。农场的条件十分简陋,江畔边、山坡上,十几幢铁皮做顶、土坯垒成的土房子就是农场的场部了。支青们初到农场,无不为此处劳动条件的艰苦、气候的恶劣、劳动力水平的低下而震惊。

农场的土地多在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水源是充足的,但由于临着江,拖拉机常常陷进江岸的沼泽地里,机械化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春种秋收全靠人工,因此劳动强度很大。

到农场后,场党委把我们郑州支青组成一个连队,起名“青年连”,建立了党支部,支青们自己担任连排长,自己管理自己,并很快投入了生产劳动。

那时我们中间最大的21岁,最小的15岁,初进藏,还没完全适应高原气候,走路还直喘粗气,参加劳动后,每天近十个小时的体

力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

那年冬末春始,我们连负责给近四千多亩土地打埂子,将大块的土分畦,方便灌溉。四千亩地,我们干了近三个月时间,硬是用铁锨一下一下地打出了一万多条土埂子,手掌上磨出了血泡,又变成厚厚的老茧。西藏春季的风很硬,每个支青的脸上都被风割出一道道的血口子。

夏季来了,要赶在山洪暴发前抢修一条水渠,从江边至山脚,挖一条深约一米多、长几百米的泄洪沟,一干就是两个月。西藏阳光强烈,紫外线辐射厉害,皮肤暴露在阳光下,不消半小时就会晒爆皮。修水渠时,许多男支青脱了外衣挖土,皮肤被阳光灼伤,有个男支青双眼视网膜也受到伤害,造成视网膜脱落,几年后几乎成了瞎子。山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藏,珍贵的铬矿就在我们农场旁的深山里。但这里却没有煤,我们连队一百多口人烧饭喝水所用的燃料全靠我们驻地后边大山顶端里的一个山窝生长的一片松树林来维持。因此,每隔三、五天,支青们就得爬到山顶后边的松树林里打柴。

打柴,在这里是个很累的活儿。我们驻地的海拔高度大约是3660米。由于高原缺氧,平时走路走快了还要大口喘气。每隔几天,就要爬到仰着脸还望不到山顶的山头上,绕到山头后边的松树林砍柴。每每爬到山顶,支青们一个个累得半躺在草丛里,上气接不住下气。女支青体力单薄,爬到山顶,汗水把衬衣都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脊背上,山顶风大,凉风一吹,冰冷的衬衣又变成冰块似的硌在背上,又硬又凉,难受透了,每次爬山都对我们是一次意志的考验。早上六、七点钟,天刚蒙蒙亮,喝一碗野菜汤,啃几个馒头,怀里再揣上两个馒头,这是中午的干粮。腰上系根绳子,再别上把砍柴刀,就开始爬山了,等砍了柴,背着上百斤的木柴,沿着山梁一步一挪回到连队,已是繁星满天了。

西藏海拔高度不同,青稞、小麦的成熟期也就不同,沿江的庄稼已收割完了,海拔高处的小麦才可以开镰。那一年,我们用了近

一个月的时间,割完了雅鲁藏布江边的二千多亩小麦,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紧接着又赶到海拔4400多米的羊卓雍湖湖畔参加收割青稞的劳动。从西藏入秋的9月到11月初,整整二个多月的时间,靠手中的镰刀,支青们一把一把地把几千亩地的青稞收割入仓,收割时间长达三个月,这在全国也是仅有的。割青稞到11月初,天气很冷了,支青们把棉衣棉裤都穿在身上。由于天气寒冷青稞收割不及,镰刀一碰,穗头都纷纷落下,甚是可惜,青稞上裹满了晶亮的冰渣,用手拢过来,一把冰渣,一把青稞,双手被扎得又红又肿。开始收割时,支青们还能弯着腰割青稞,两个月后,许多女支青累得双膝跪在地上,挪动着身子割青稞,棉裤的两个膝盖上都露出了棉花。

收割最累的是腰部,头两天腰疼,三、四天腰酸,一个月之后,腰已麻木了,仿佛已不是自己的腰了。我们班有个女支青,是个南方姑娘,身材瘦小,那一天她倔强地对我说:“腰累得快要断了,今天收割我就不再抬腰了,看这腰还疼不疼!”收割时她果然一上午没有直起腰,一直弯着腰干活,到中午收工时,她把镰刀插进地里,双手拄着镰刀把,弯着腰,身子快弯成九十度了,她的腰僵硬得直不起来了,我过去扶她,她摆摆手不让我碰她,两行泪水却止不住扑扑嗒嗒地落在脚下的青稞上。

1971年的那场麦收使我终生难忘。那时我和二十几个支青在贡嘎县的三队参加劳动。9月,高原上早晚气温已近冬季,这也是西藏收获小麦的季节,沿雅鲁藏布江的二千多亩小麦已经成熟等待收割。没料到接连几天的暴雨引来了山洪暴发,不过两三天时间,小麦全部被水淹没,麦田里一片汪洋,水面高出麦穗一尺多。为了抢救这些泡在水中的小麦,支青们把农场打鱼用的木船拖到麦田里,木船漂浮在水面上,小麦淹没在船下的水中,透过浑浊的水,看到被泡在水中的小麦一排排的倒伏着,我们跟在木船的两侧,将麦穗头割下扔进船仓里,用船来收小麦,这大概也是旷古未闻的。西藏9月的山洪水是冰凉沁骨的,麦田里的水深至腰间,大家在浑浊

的水中连续泡了十二天，待割完这些麦穗，支青们双腿的皮肤全部都溃烂了，又痒又疼，轻轻一碰就流黄水。由于没有水靴，赤着脚泡在水中，脚底被划烂后又化了脓，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

分到雪巴农场的支青战斗在尼洋河畔，同样，他们也被编成一个连队，不同的是男女支青分开干活。女支青负责种树，没有运输工具，她们从河里担水浇树，双肩衣服磨烂，向外渗出了血，高原上第一代苹果树就是她们栽下的。男支青被派到海拔4000米的拉丁嘎山上伐木头、修路。从山上往山下背木板，这是既辛苦又危险的活儿。早上五点钟左右，天上的星星还在发出清冷的光支青们就上路了，背着木板回来的时候，要翻越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背着沉重的木板，在又陡又滑的山路上跋涉十几个小时，饿了啃着带来的干馒头，渴了往嘴里塞几把雪，回到连队时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了。

气候的恶劣、过早过重的劳动，使年轻的郑州赴藏支青经历了同龄人所没有经历过的锻炼，在劳动中铸就了郑州支青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敢于担重任的品格。

## 生 活

来到农场，没有见到宣传中树成行、柳成荫、遍地盛开鲜花的美景，迎接我们的是四周延绵不尽的雪山和脚下缓缓流过的雅鲁藏布江，荒凉的沙滩上长满了刺蓬棵子，过膝的野草中被踩出弯弯的土路。没有住房，我们100多个支青被安置在江北岸一个叫桑伊的镇子，住在一座空空的喇嘛庙里。这里十分闭塞，隔着雅鲁藏布江，唯一通往外边的是一条机帆船。没有电，更没有自来水，报纸辗转送来时，登载的新闻已是半月前的“旧闻”了。那时收音机还没普及，除了藏胞家的牛羊叫声和小鸟的啁啾，听不到除了我们自己以外的任何声音。公路也不通，在这里住了一年大家没见过汽车，如



布达拉宫前合影

果要到江对岸去,要乘那条机帆船过江,船又老又破,还经常坏,从上游漂向下游,顺水过江需要一天的时间。

最糟的是没有床。起初,我们在喇嘛庙冰凉的地面上铺上厚厚的麦草,大家挤在一起睡,年轻人火力旺,倒是很暖和的。不久,西藏到了滴水成冰的冬季。每到夜晚,呼号的北风把门板刮得直响,夜风袭来,仿佛每根麦秸秆都成了吹风筒,直朝被子里灌冷风,不少支青都冻病了。床,成了头等大事。

山南是个河谷地却没有森林,木材非常少。我们打听到距我们驻地约三十多里外的北山坳有一片桦木林,连里组织支青到那里砍下长长的桦木棍,先用两根树棍扎成担架式的框架,再横着钉些木条,一张简易适用的树棍床就做成了。支青们给它起了个名字“高原床”。没有床腿,我们从庙外边搬回些大石头,垫在床下,又从

喇嘛庙里搬来成捆的喇嘛念经用的厚厚的经文纸铺在床上，又隔潮又平坦，铺上褥子满舒服的，结束了半年多的地铺生活。这是我们到西藏之后，属于个人的第一张床，一直到离开喇嘛庙我才恋恋不舍的离开它。直到回到郑州以后，我才知道当初铺床用的经文纸是唐朝时印制的精美的经文，它记载着西藏的历史，是藏汉文化交流的鉴证，都是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在当时却被我们铺床用了。上山砍柴，没有斧头更没有柴刀，不知是谁发现我们住的这座喇嘛庙二楼一间房子的顶棚上，有几百把未开刃的钢刀整齐地棚架在房梁上，喜出望外的支青们每人都去抽上一把钢刀，在石头上磨光磨出刃来。用来砍柴，钢刀轻而锋利，十分得手。我们离开喇嘛庙时，用不着砍柴了，支青们把钢刀随意扔掉了。

许多年以后，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看到了一篇叙述关于我们驻地喇嘛庙历史的文章，我才知道这座喇嘛庙是唐太宗时建造的，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了，这些钢刀是建庙时唐朝铸造的，都成历史文物了，可惜被我们用来砍柴后又遗弃了。那时我们不了解西藏的历史，更不了解西藏的宗教文化，对这些历史文物不懂得去珍惜，现在回忆起来，有着不尽的惋惜。

劳动是艰苦的，但生活待遇却非常低。每人每月的工资是26元钱，除去15元左右的伙食费之外所剩无几。剩下的钱，即使在物价低廉的那个年代也买不了什么东西。每月除了买牙膏、邮票、信封、信纸、肥皂之类的必需品之外，囊中已空空如也。每年发一套军装，在劳动中早已成了工作服，前襟、双肩、两膝都磨烂了，每个支青的衣服都是补丁擦补丁。大家全都如此，觉得非常自然，如果哪一位支青的母亲寄来几件新衣服，穿在身上倒觉得不自在了。为了取暖，女支青用条围巾系在臃肿的军棉袄上，男支青干脆在腰上栓根麻绳，有时我们排着队走在路上，倒成了桑伊小镇上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引来藏胞惊奇的目光：汉族人就这样打扮啊！

农场是半自给制的，粮食主要靠农场自己生产。由于无霜期

短,用农场生产的面粉蒸出来的馒头黏得粘手,支青们常自己调侃说:“谁要拔牙就咬一口农场的馒头,农场的馒头能粘掉牙!”尽管面粉质量不太好,但粮食是充裕的,从来没有饿过肚子,只是蔬菜非常少,只有少量的土豆、莲花白菜。我们连队初建时,蔬菜奇缺,当地藏族大概由于寒冷的缘故没有吃菜的习惯,因此也极少种菜。头一年,场领导给我们调拨了几麻袋西藏用来喂马的豌豆,炊事班把它煮成咸豆当菜吃,我们又到山上找野菜,支青们别的野菜不认识,不敢采摘,只认得灰灰菜。炊事班的支青把灰灰菜洗净,熬成一锅汤,撒把盐,再搅上些面粉,这灰灰菜汤就做成了。咸豌豆、灰灰菜汤,我们吃了将近半年。长时间缺乏蔬菜,营养严重不良,加上缺氧,支青们的指甲四周翻翘,中间凹陷。嘴唇干裂长期不愈合,向外渗着血丝。有个女支青因此得个绰号“兔子”,“兔子”的嘴豁了二三年也没长好。

那时,内地在搞“文化大革命”运动,人们都去搞“革命”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极其拮据,物资非常匮乏,西藏也不例外,一些极普通的物资供应都保障不了。进藏半年多的时候,我发了一次高烧,两天水米未进,看我烧得迷迷糊糊的样子,同班女支青姐妹们都很焦急,晚上我清醒些了,不由自主地对我的伙伴说:我想吃个鸡蛋!这个要求在当时是超标准的要求了,进藏一年了,谁也没见过西藏的鸡蛋是什么样的。天黑了,她们找遍全连也没找到一个鸡蛋!我的两个好朋友摸黑跑了十几户藏胞家,也不会说藏语,打着手势,比比划划的只买回来两个鸡蛋!煮熟后,在煤油灯下两个鸡蛋发出红润润的光泽。饿了两天的我,剥开一个就填进了嘴里,没品出什么味,我又拿起了另一个鸡蛋,无意间我抬头看看围在我床前的伙伴们,七、八双眼睛都在看着这个鸡蛋。我的心猛地一热,这些伙伴们和我一样都只有十五、六岁啊!我手托着这个热乎乎的、小小的鸡蛋,望着我这些年轻的伙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我怎么能再咽下这个鸡蛋!第二天中午,我把这个鸡蛋搅拌进菜盆里,全班12



个女孩子都吃上了鸡蛋，那天大家都说鸡蛋很香。

女支青爱干净，连里定时给女支青供应热水，在一个旧汽油桶上开一个口就成了一个锅，架在柴上烧热，供应60多个女支青用。一桶热水，每人连半盆都摊不上，没人敢奢想用热水洗澡，只是擦擦身子，擦了身子，洗头发的水就没有了。聪明的女支青发明了“晒水”洗头发的办法。西藏的水大都是雪山的雪水，一年四季冷彻透骨，在河边用两个脸盆装上水放在阳光下晒两个多小时，水就温温的，可以用来洗头发。这个方法一直用到我们离开青年连。

艰苦的劳动和工作锻炼了青年们的意志和身体，却磨灭不了年轻人天生好奇、爱玩的天性，支青们也惹了不少麻烦。

初进藏时，城里来的学生谁也没骑过马，看人家藏胞骑着马，羡慕的不得了，心里都痒痒的，尤其是男支青个个都跃跃欲试，想骑马过过瘾，可苦于没条件，我们连队没有马。有个星期天，几个男支青悄悄地溜出了喇嘛庙，花了1元钱找藏胞租了1匹马，热情的藏胞给他们找了一匹很健壮的马，他们把马拉到连队旁边的小树林里，几个人轮流骑着马，从小树林打马跑到几里外的江边，再跑回来。七八个人不停闲的骑着马，没有一个人想起来喂马，那匹马累得满嘴冒白沫。天黑了，藏胞来牵马，支青们才发现这匹马倒在地上不起来，摸摸鼻子，没气了。他们这才慌了手脚，傻了眼。指导员知道了，把他们几个狠狠“剋”了一顿，向藏胞道了歉赔了钱才了事。

冬天的山上，风大，干枯的茅草又深又密，隔上三两天，大家就要上山砍柴。为防失火，连里规定，任何人上山不准带火柴，有个男支青不听招呼，悄悄带火柴上了山。砍完柴，他仰脸躺在山坡上，点燃了香烟，随手把未燃尽的火柴扔进了茅草里，不一会儿，浓烟滚滚，火苗借着风，顺着山势向上窜去，霎那间，燃成一条火龙，迅速地向四周蔓延，也不过20多分钟的时间，半边山就被烧成了黑黑的秃子。那天最侥幸的是在山上砍柴的大部分支青在着火时都下了山，没有伤着人，如果在山上，后果不堪设